

者多所指正是幸。

編 者

一九九一年四月

作者序

1989年12月6日，我们最敬爱的父亲——林散之与世长辞了。

尽管父亲已寿届九十二岁高龄^{〔1〕}，尽管对父亲的辞世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但等到父亲真的与我们永别时，仍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悲痛。

父亲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却总时时清晰而又深刻地萦回于我们的脑际。

父亲的一生，是极其艰苦坎坷的一生。如果说有黄金时代，那只是在他十三岁以前。由于优越的家庭环境和祖母的无比溺爱，他顽皮而尽情欢乐地度过了短暂的童年。十四岁以后，由于祖父的早逝和家庭的急剧衰落，使他走上了发奋求学和艰苦创业的征途。经过他自己难以想像的刻苦努力和名师的正确指点以及万里壮游，使他的艺术成就与日俱增。

进入四十岁以后，父亲远游归来，刚刚踏上艺术发展新阶梯的重要时刻，严重不利于他艺术事业的种种困挠和波折连续不断地

〔1〕 我国民间计年岁方法习惯用“虚岁”，即出生当年为一岁，第二年为二岁，余类推。林散之先生毕业所作书画落款皆用虚岁，为与其一致，本书皆用虚岁。

向他猛烈袭来：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后接二连三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与他艺术事业毫不相干的十二年行政事务生涯……。一直到1963年，父亲已六十六岁，由江浦转到江苏省国画院，才能真正安定下来，全身心地从事他的艺术创作。但好景不长，只安定了三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母亲病亡，家里珍藏的书、画、碑、帖悉数被毁，父亲被迫到处流浪，身体不幸致残，差点丢了性命。

但是，数十年间，不管处于什么变化万千的艰难环境，父亲总能“动中求静”、“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他对艺术事业从不间断地、呕心沥血地苦苦追求。这也是他一生多难生涯中在心灵上的最大乐趣和安慰。

父亲一生淡泊，不求闻达，“笑把浮名让世人”。等到他的作品被从寂寞的角落里发掘出来，公诸于世，并逐步受到高度重视时，他已两鬓苍苍，步入耄耋之年，走路都要借助轮椅了。

父亲在艺术上的成就，现在已较普遍地为世人知晓了。但早在1962年，父亲还在江浦任副县长时，高二适先生第一次见到父亲的书法作品时，拍案惊呼：“这才叫字！”对父亲的诗则誉为“当代诗坛一绝”。十年后的1972年，启功先生第一次见到父亲的书法作品时，崇敬之情油然而起，脱下帽子，向作品恭恭敬敬地鞠了三鞠躬。后来，启功先生赠父亲诗有“吴生画笔杜陵诗，纸上依稀两见之”的赞语。1975年，父亲去北京，在李真将军家挥毫作书时，启功先生在旁看着，惊叹说：“林老写字真如大鹏展翅！”赵朴初先生从1972年开始，多次赞誉父亲：“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精思博学复奚如”。“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港。”亚明先生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说：“由于林散老的存在，才使我国书法艺术保持了国际领先地位。”1984年，日本青山杉雨先生称颂父亲“草圣遗法在此翁。”还有人认为：“我国书法艺术，从王羲之到林散之，过去几千年没有人能超过王羲之，今后要超过林散

之是更不容易了。”

然而，父亲自己则认为：“时名不足取”，“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成就，要等他死后三百年才能定案。”他从不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一直到九十多岁还要求自己“为学日求益”。

我们的艺术水平都很低，尤其作为子女，我们不便也无能力对父亲的艺术成就作出确切评价。但对于父亲一生如何历尽艰辛、顽强不懈地苦苦攀登艺术高峰的具体历程，则了解得比其他人要多一些、准确些、详细些。出于对父亲、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觉得有必要把父亲的毕生经历真实地介绍出来。如果世人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则我们于愿足矣。我们想，这也是符合父亲生前愿望的。

在撰写过程中，至亲李秋水始终协力相助，使本书得以如期完稿，谨致谢意。

11503/16

目 录

前言	(1)
作者序	(1)
一、大家庭	(1)
二、顽皮的童年	(5)
泥美人的风波	(5)
祠堂闹鬼	(6)
辞源里的“蜈蚣”	(7)
骡子的尾巴	(8)
钓公鸡	(9)
画驴	(10)
江水滔滔一孤舟	(11)
三、奋发的青壮年时代	(13)
祖父早逝	(13)
学徒	(14)
“不及，非人也”	(15)
求师	(16)
古棠三痴生拙稿	(18)
习武	(19)

手足情	(20)
课蒙	(21)
恩师张栗庵	(22)
起死回生	(24)
驱孤	(26)
痴人得贤妻	(27)
分家	(29)
江上草堂	(31)
父亲的名字	(33)
《山水类编》	(34)
荐师黄宾虹	(35)
保镖	(38)
治水	(39)
四、壮游	(44)
准备	(44)
游程概况	(45)
密藏旅费的妙计	(48)
十次遇险	(49)
成都以后	(53)
归来	(56)
游兴再起	(58)
五、抗日战争时期	(61)
轰炸乌江	(61)
逃难	(63)
避难新法	(64)
抢救人命	(65)
“鬼子兵”筑炮楼	(66)
“以华治华”	(68)

“乱世人命不如鸡”	(69)
处世难	(71)
人质	(72)
乱世吟	(73)
六、解放战争时期	(76)
挥戈痛未已	(76)
《古银杏行》	(77)
合肥行	(79)
吕留良虫蛀砚	(79)
解放前后	(81)
土改	(82)
四十年代书画代表作	(83)
七、江浦十二年	(84)
江浦任职	(84)
挖堤放水救禾苗	(85)
“一定要保住林五先”	(87)
“有求必应”	(89)
农民的石门槛	(89)
“横看竖看不满意”	(90)
六十初度	(91)
三年困难时期	(91)
喜识新诗友	(92)
“留得寒窗夜夜灯”	(93)
论书画的诗和书画代表作	(94)
八、“好风送我过江来”	(97)
湖上新居	(97)
太极拳	(99)
词友高二适	(100)

再上黄山	(103)
漫游江苏	(104)
最沉重的打击	(105)
九、七年流浪	(108)
扬州暂栖身	(108)
林院几往还	(112)
大劫	(114)
书名初震	(118)
笔会	(120)
南艺的一段插曲	(123)
在乌江期间的艺术创作	(124)
画像趣谈	(126)
十、高潮和衰退	(129)
重返南京	(129)
《江上诗存》抄印	(131)
四上北京	(139)
“腹上空留指爪痕”	(142)
“睡魔”和“戒诗”	(146)
出版风云	(148)
父亲与古平	(153)
日本现代书法展览	(154)
林散之书画展	(155)
“草圣遗法在此翁”	(157)
“何处能寻避债台”	(158)
师门恩深	(161)
乐育幼苗	(163)
十一、灿烂晚年	(165)
移居林学院	(165)

一、大 家 庭

我们的曾祖父居安徽省和县乌江七棵松，家境很穷，以捕鱼为生。生三子一女，长子名成兴，次子成璧，三子成璋，也就是我们的祖父。后为捕鱼之便，举家迁至江苏省江浦县蒲圩，距乌江镇约三华里，住茅屋，终年食芋粥为生。

大祖父儿时帮富户放牛，下身围着麻袋当裤子穿。十八岁投军，结义兄弟九人，叙齿最幼，人称“林老九”，号邦治。自幼臂力过人，投军后，勤练武艺，屡建战功。清同治年间，赐巴图鲁，封建威将军，驻山西大同，镇守雁门三关，以威猛刚介遭仇家暗刺，殁于任所，归葬祖籍七棵松老莹。

大祖父任职期间，在江浦县距乌江镇约一华里的江家坂村建造了一座官邸，前后共三进，加上厢房，共有四五十间平房，房屋后面是小园。大祖父满想解甲归田后在此安度晚年，没料到他一天也未住过。

大祖父在任上，家政由二祖父成璧掌管。大祖母带着一个儿子在家里。大祖母是山西人，我们儿时都见过她，因语言不通，很少和她讲话。记得每逢节日或寿辰，她总要穿上诰封的官服。那时，大祖父还特地派他手下一个武艺高强的谭师傅作为护宅保镖师。二祖父有三个儿子，整个大家庭上下有三十多口人。

我们的祖父和二祖父是双胞胎，祖父天性诚厚，无意功名，又不善理庶务，惟以读书消遣。祖父先娶黄氏，早亡，遗有二女。祖父三十五岁时续娶和县名门吴氏女，就是我们的祖母。婚后第二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祖母在江家坂大宅首胎生下我们的父亲。时祖父已三十六岁，中年得子，举家欢欣，亲友都来庆贺。父亲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因呼乳名为“小五子”。父亲生下来左耳有些聋，稍长，恒默默，人以为呆，遂又喊他为“五呆”。父亲出世时，大祖父已去世好几年，二祖父由于无人拘管，专横独断，总揽家政大权。大祖父生前没留下什么产业，他去世后，家中的光景更一年不如一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父亲儿时生长在这个没落的大家庭里，给他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是谭师傅和大祖父的一匹白马。

谭师傅是山东人，身材魁梧，一生未娶。父亲幼时亲眼见过他许多惊人的武艺。他力大无比，却又身轻似燕；惯使一口单刀，十数枚铜板堆迭起来，可一刀劈为两半；以弹击物，百步之内，弹无虚发，人称“神弹子”。父亲说他多次看到谭师傅越过高墙或跳上房子，但不是凌空跳上去，而是先跑几步，顺力用脚在墙上踏几步，借势一纵身，双手按住墙头或屋檐，借助臂力翻越高墙或跳上房子。二祖父从谭师傅学武，也能轻易地用上法跳过一丈多高的墙，但不能上屋。

有一次，谭师傅和众乡邻在宅后小山上闲谈，大家哄闹着要谭师傅表演武功。恰巧这时有一条大牯牛在旁吃草，大家强要谭师傅和牛比试力气。谭师傅一向不轻易显示自己的武功，但拗不过众乡邻，就起身用双手分别抓住牛的两角，和牛对顶起来。正相持不下，有个青年拿起身旁的扁担对着牛屁股猛打。此时牛在上坡，谭师傅在下坡。牛被打，猛力向谭师傅顶过去。谭师傅运足全力顶住，岿然不动。由于用力过大，双足陷入干土地上达数寸之深。牛尾后被打，前面又顶不动，急得喘着粗气，圆睁着通红的双眼。这

位冒失的青年，见大牯牛居然顶不动谭师傅，一时兴起，更用力地在牛屁股上抽打起来。这时谭师傅只要一松手或稍一后退，就有性命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谭师傅运足内功，猛力把牛向后一推，一纵身向旁跳出，牛一头栽跌到山下，动弹不得，大家都吓呆了。

还有一次，谭师傅带着父亲去乌江镇上看戏，戏台搭在露天，台前摆着一排方桌和椅子，供有钱有势的人坐在桌旁，边品茶边看戏，一般观众是站在戏台前面的广场上看。谭师傅去时，只有一张桌子旁还空着两个座位，其余的桌子旁都坐满了人。谭师傅想带着父亲坐上去，桌子旁边坐着几个体面的绅士不让谭师傅坐，争执起来。谭师傅左手抱着父亲，右手抓住桌子的一角轻轻举起来，越过坐着的人头放到旁边。桌上茶杯、茶壶都安然无恙。四旁的人都看呆了，赶紧让出座位给谭师傅带着父亲坐下。

父亲幼时老缠着谭师傅要学武功，由于太顽皮，谭师傅怕他学得真本领会闯祸，始终不肯教他。

大祖父有一匹白色战马，体长丈二有余，奔跑如飞，善通人性。大祖父有次作战，身负重伤，从马鞍上摔倒在地，马即停蹄躺下，让大祖父慢慢爬上马背骑稳后，急起奔驰而去。后面敌骑紧追不舍。马跑到一绝涧，宽三丈余，不能过，眼见追兵临近，大祖父自念必死。马回首看了一下，忽后退十数步，奋蹄昂首，一纵跃过。后面敌骑不能过涧，大祖父乃得安全返营。从此，大祖父爱此马如命。马老后，特专派一个老马夫，送它来江家坂养老。它只服这个老马夫，他人不敢靠近，近则又踢又咬。父亲说，他儿时顽皮又大胆，但对这匹马是敬而远之。后老马夫病故，此马哀鸣不已，绝食而死。家中将此马葬于马夫墓旁。

祖父临终前一年，体弱多病，延医服药无效，不得不作身后计。深知二祖父专横暴戾，担心自己一旦辞世，留下孤儿寡妇，定受欺凌。乃从江家坂大宅搬到距江家坂约一华里的营房边一座旧“庄

房”去住。庄房共两进，每进四间，加上厢房，共有十间。虽远不如江家坂大宅那般气派，但前场后园倒也宽敞。这里就是后来父亲的故居，也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出生地。

当时名虽析居，但经济上并不分开。祖父小家庭的一切生活用费仍从二祖父手里支取。

我们家庭史上所有四处住宅：曾祖父和祖父幼时居住的七棵松和蒲圩的两处草房住宅，祖父们和父亲幼时居住的江家坂大宅，以及祖父母、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居住的营房边住宅，由于迭经战乱，人事变迁，现全部不存在了。

乌江镇距七棵松约七里，距蒲圩住宅约四里，距江家坂约一里，距营房边约二里。

二、顽皮的童年

(十三岁以前)

父亲自幼憨痴，却意外地酷爱绘画。当时大家庭中并无一人会画，也无一人喜画。父亲大约三、四岁时，一次冬天晚上，祖父坐在床边桌子上记帐，祖母带着他偎坐在被子里做针线。父亲只是顽皮胡缠，不肯睡觉。看见祖父出去寻找东西，便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站在板凳上，抓起记帐的毛笔就在帐本子上画着人头、小猫、小狗，等到祖父回来，帐本子已被画得一塌糊涂。祖父气极，抓起他的小手狠狠地打。祖母爱子如命，一贯都是顺着、护着，见儿子被打，赶紧起床，抱走了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越来越顽皮，简直顽皮得出奇。但他的顽皮常常与他童年的艺术“爱好”和“创作”相联系。有着许多有趣的童年故事。

泥美人的风波

父亲六岁时，一次到邻妇房间去玩，在梳妆台抽屉里发现许多银制簪珥插花之类的首饰，喜出望外，忙拿到门前塘边，取水和泥，

塑了一个“泥美人”，把首饰插戴满头。邻妇外出回房，见首饰无影无踪，大惊，奔至门口，大呼：“不得了啦！我家的首饰不见了！”四邻都被惊动。大家正在猜论纷纷时，有个人走来说：“我刚才耕田，看见小五子在河边塑泥人，头上插满闪亮的东西，你们去看看。”大家跑去一看，果不其然。只见他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泥巴，正歪着小脑袋坐在那里欣赏着他的“杰作”呢。邻妇气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哭笑不得地说：“唉呀！你这个小祖宗！你淘气得离了谱，怎么想得起来的事呀？我的老命差点给你急掉了……”

风吹到祖父耳边，抓起一根棍子就追，跑不多远就把父亲给揪住了。这次“创作”的奖赏是吃了一顿棍棒。

祠堂闹鬼

我们家后山上有个林氏宗祠，是大祖父出资兴建的，供林氏家族春秋祭祀祖先之用，平时空着。族人林昌志在这里设了一个“私塾”，招收附近村庄儿童，教些《百家姓》、《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识字课本。父亲六岁时，带着妹妹林以霞在这里开始读书的。旧时私塾这种刻板的教学方法，是极其落后可笑的，就在过去也早有人作诗形容和嘲笑，诗曰：“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祠堂是个四合院，后进三间正厅，供奉林氏祖先牌位，两边是厢房。前进三间用作厨房、过道和堆放杂物，当地老人喜欢在活着的时候把棺材做好，称之“寿材”。因祠堂空，许多人都把寿材存放在内。

林昌志时已五十多岁，按谱序班还是父亲的侄辈，留着花白胡须，架一副老光眼镜。一条腿跛得厉害，走路一瘸一拐的，是个典型的迂腐气十足的冬烘先生。

一天，父亲带着妹妹一清早来到祠堂，对妹妹神秘地说：“你躲

到门后去，我要逗他们玩呢！”父亲迅速地从书包里拿出预先做好的鬼脸。这是用竹篾做成的，外面糊上纸，画上绿眼睛、黑鼻子、倒竖浓眉、剑戟般的胡须，在嘴的部位挖个洞，四周涂一圈红，口中拖出一条又长又大的鲜红“舌头”，吹口气，“舌头”便飘动不止。他躲在一口寿材后面。不一会，上学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来了。他戴上鬼脸，一手用木棍猛敲棺材板，一手用破扇扑打着，同时嗷嗷怪叫，吹动“舌头”。孩子们一见，吓得魂飞天外，没命地向外边跑边哭边喊：“有鬼，有鬼！”老师林昌志这时一瘸一拐地也来了，见学生们狂奔乱叫，大声呵斥：“胡闹，大白天有什么鬼！还不快给我滚回学堂去！”孩子们无奈，只好胆战心惊地跟随在老师后面向祠堂走去。正在装神弄鬼玩得万分得意的父亲，忽然听见老师的声音，想跑已来不及了，只好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装到底，便乱叫、乱敲、乱扑，猛吹“舌头”。林昌志见状，吓得发昏，腿更瘸，未跑几步，瘫在地上。较大的孩子赶紧架着他跑到村上。躲在门后的妹妹见哥哥闯了大祸，吓得浑身发抖。父亲见老师远去，迅即摘去“鬼脸”，拖着妹妹溜之大吉。

祠堂闹鬼的新闻很快传遍全村。大家知道林昌志是个迂夫子，从无戏言，而且众学生都是亲眼所见，所以皆深信不疑。于是，去人到乌江镇买来香烛纸马，村民和老师虔诚地跪拜，学生们也一同在祠堂内跪拜，祈求林氏列祖列宗的神灵赦宥这些无知顽童的骚扰，赐予福祉，保佑平安。父亲和他的妹妹也夹在大伙里磕头作揖。谁也没有怀疑到是顽皮的“小五子”演出这幕恶作剧来。

辞源里的“蜈蚣”

林昌志对学生很凶，备有一条竹鞭子，常用来抽打顽皮和读不好书的学生。学生们既怕他又恨他。一次，父亲没有把书背熟，无情的鞭子便落到他的头上。父亲心里盘算着回敬一下他的老师。

一天早上，父亲象平常一样和他的同窗在摇头晃脑地念书，但眼睛却时时斜瞅着老师的桌位，只有他知道将要爆发一桩新鲜事。一会，林昌志一瘸一拐地来了，在桌旁坐下后，习惯地泡了一杯茶。装好水烟袋，吸了几袋烟，喝了几口茶，就一如既往地翻开放在桌上的《辞源》琢磨起来。翻着翻着，突然惊叫一声，把《辞源》摔在桌上，急速脱下一只鞋，惊慌地向着爬在《辞源》内的一条大“蜈蚣”猛打猛揉，可是“蜈蚣”却依然无恙。他扶正老光眼镜俯身一瞧，原来是一条画在纸上的蜈蚣。体长而扁，背部暗绿，腹部淡黄，头部大红，躯干有许多环节，两旁有许多对足，真是栩栩如生。老师这些失常的动作早引起哄堂大笑。父亲则更是“别有一番喜悦在心头”。林昌志知道是谁在戏弄他，碍于我们祖父的情面，这次没有大加篷楚。

骡子的尾巴

乌江庆家窑村有位曾梓亭，是祖父的挚友，为人正直，在地方上颇有声望。他有一头高大的骡子，毛色纯黑，乌光发亮，尤其一条粗长的尾巴，跑起来飘举飞扬，显得骏伟而潇洒。他走亲戚、上集镇、赶庙会，都要骑着这头心爱的骡子。只要别人一夸他的骡子好，他就得意地摸着小胡子笑，自以为是方圆百里内罕见的龙驹。为了买这头骡子，他花了整整五十两银子，这够平常人家吃用一两年的。一天，他骑着骡子来看望祖父，把骡子的缰绳栓在门外的大树上，到后堂与祖父纵谈古今去了。

这天，父亲正和小伙伴们在打谷场上扮演《三英战吕布》，追奔鏖战，难解难分。突然发现这头大骡子，一条长尾巴甩来甩去的，煞是威风好看。心想：“把尾巴剪下来做长胡须，该多好。”可骡子不是好惹的，它会踢人。父亲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下，有办法了。他飞奔进屋，找出一把剪刀和用铝丝临时做成的长柄钩，叫小伙伴把

骡子从树上解下来，一人牵着，一人为之搔痒，到了大门口，使之头朝外，父亲把大门虚掩着，仅留一条缝，小心翼翼地用钩子把骡尾巴钩进门缝，用剪刀把尾巴上的长毛剪得干干净净。剪完后，仍将骡子栓回原处，便和小伙伴转移阵地，兴高采烈地拿着长长的骡尾毛，到屋后园内继续他们的“战斗”去了。

日薄西山，曾梓亭与祖父酒阑兴尽，起身告别，祖父送到门外。曾梓亭忽然看到自己最心爱的骡子只剩下一条光秃秃的尾巴桩子，悠搭悠搭地挂在屁股上，神气沮丧，威风顿失。这一惊非同小可，骡子尾巴毛剪掉是再也长不起来的。曾梓亭急得顿足大呼：“我曾某得罪了哪个？这简直是用刀子捅我的心！”祖父心里陡地一震，气得两眼冒火，拿着一根棍子，直奔屋后，父亲正一手捋着刚做好的髻口，一手高举竹棒当大刀，向扮吕布的小伙伴喝道：“请吃俺关老爷一刀……”突然身后“咚”地一声，一棍子打在他的身上。“你这个孽障！”祖父又举起棍子抡将下来，被曾梓亭赶来一把抓住。曾梓亭知道祖父动了大怒，劝道：“成璋，你儿子的命要紧，还是我骡子的尾巴要紧？”这时，祖母也赶来了。大家又劝又拉，祖父气得直喊：“天上地下，找不到像你这样的淘气胚！真要把我气死！”

钓 公 鸡

父亲幼时最爱美丽的公鸡毛，模仿戏台人物，用鸡毛插在自制的小泥人头上，或做毽子。整个村上，只要哪家有好看的公鸡，父亲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捉住，取之所需。最初是喊小伙伴们围攻，但这样做风险大，容易被人发现，告诉祖父，那还得了，他的耳朵已几次被拧过。“吃一堑，长一智”，硬捉不如智取。他效仿渔民用“卡子”卡鱼的方法：用一寸多长的小竹签，削成两头尖中间粗，再把两个尖头弯合在一起，插在一颗用水泡软的麦粒上——这就是“卡子”。再在“卡子”弯曲的“弓背”处系一根长而细的麻线，